

益稅至二萬二千有餘，由一州而推之一路，由一路而推之天下，何必敝敝然爲今日加賦之累乎。

葉恒

葉恒，秦定間，爲餘姚州判官，鋤姦抑強，百廢興。舉州東北際海，歲被風濤害稼，嘗以竹石作土隄，以捍費，甚而不能久。州人病之，恒乃設方畧，甃以石，長亘二十里，民不知勞。隄南舊有汝仇，余支二湖，廢斥幾四十年，隄成而湖復，潴水時其啓閉，田獲灌溉，海潮之患遂絕。

隄成而湖復，此公不但任勞，且任怨矣。

姚仲孫

姚仲孫，知建昌縣，初建昌運茶抵南康，或露積於道間，爲霖潦所敗，主吏至破產不能償。仲孫令吏民輸山木，卽高阜爲倉，邑人利之，徙通判彭州，嘗以天下久無事，不可以弛兵備，因以前世禦戎料敵之策，名防邊龜鑑。

高阜爲倉，事可經久，而永無露積之患，若

防邊龜鑑、尤今日之儉年穀也、

喬維岳

喬維岳爲泉州通判、會盜起仙遊莆田縣百丈鎮、衆十餘萬攻城、城中兵裁三千、勢甚危急、監軍何承矩王文寶欲盡屠其民、燔府庫而遁、維岳挺然抗議、以爲朝廷寄以綏遠、今惠澤未布、盜賊連結、反欲屠城、豈詔意哉、承矩等因復堅守、旣而轉運使楊克讓率相州兵破賊圍、遂解詔褒之、歸朝爲淮南轉運副使、遷右補闕、進爲

使、淮河西流三十里、曰山陽灣、水勢湍悍、運舟多罹覆溺、維岳規度開故沙河、自未口至淮陰磨盤口、凡四十里、又建安北至淮滙、總五堰、運舟所至、必經上下、其重載者、皆卸糧而過、舟時壞失糧、緡卒緣此爲姦、潛有侵盜、維岳始命剏二斗門於西河第三堰、二門相距踰五十步、覆以夏屋、設縣門積水俟潮平乃泄之、建橫橋岸上築土累石、以牢其址、自是弊盡革、而運舟往來無滯、

運舟所經故當爲便利計

金堯恭

金堯恭寶曆中令上虞堯恭于縣西北置任嶼湖與梨湖灌田二百餘頃興利除害民甚德之

卽一事亦實政

張暉

張暉知蕭山寬猛適宜民畏而愛之會諸暨水溢詔開紀家滙浚蕭山新江以殺水勢暉上言諸暨地高蕭山地下山陰則沿江皆山疏小江

可導諸暨之水欲浚新江其底石堅不可鑿若開紀家滙則水逕衝蕭山桃源等七都田廬爲沼矣時蔣芾爲浙東提刑主諸暨之請欲開滙暉力爭曰暉頭可斷滙不可開乃止

如此執持乃不愧一方民社之寄若暨陽之水今亦竟與江通倘取道山陰則一縣之沼猶之蕭邑矣

周憬

周憬遷河南固始尹又拜桂陽守桂陽與南海

接壤商旅所臻自瀑亭至曲江臺水極險惡其源自黃禽山爲十二洲過宜章會武水入樂昌至三沌合諸水爲六瀧俗謂水驚峻爲瀧驚湍激石流數百里憬開此溪下合貞水人便之爲祠樹碑於瀧上

驚湍激石惟有疏廣一法可使安流

何述

何述知太平州當塗縣瀕江歲有水患述築隄姑溪之上民用安堵邑有廣濟圩爲田千餘頃夏潦隄將決述度地形別爲長隄橫亘於中外隄潰賴之得其半自是他圩多法焉

此築堤護堤之一法

趙彥逾

趙彥逾初爲象山簿以治才稱性介潔視貪墨若讐事至卽決獄無寬滯嘗於縣東南史家涇開河渠千餘丈以利灌溉民甚德之因名爲主簿河

一廉簿便能開千餘丈河渠不知何以能

有此作用。

王信

王信初知湖州，據案剖析，敏如流泉，擢集英殿
修撰，改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奏免逋官錢
十四萬，絹七萬疋，綿十萬五千兩，米二十萬斛。
山陰境有狹獠湖，四環皆田，歲苦潦，信創啓斗
門，導停瀦注之海，築十一埧，化滙浸爲上腴，民
繪像以祀，更其名曰王公湖。又築漁浦隄，買學
田，立義塚，衆職修理，尋以通議大夫致仕。

惠政在民，久而益知其利。

胡榘

胡榘寶慶初，知慶元府，請得米一萬五千石，以
浚東錢湖，命水軍更番迭休，且募七鄉之食水
利者助役，又奏以贏錢二萬八千餘緡，增置田
畝，以其八分漁戶，人歲給六石，隨菱葑之生，則
薙絕其種，民懷其惠。

不但興惠一時，且欲利垂百世。

耶律伯堅

耶律伯堅至元間爲保定路清苑縣尹初安肅
州苦徐水之害訴於大司農司欲奪水故道導
水使東東則清苑境也地勢不利果導之則清
苑被其害而水亦必反故道爲災伯堅陳其形
勢圖其利害要大司農司官及郡守行視可否
事遂得已縣西有塘水溉民田甚廣勢家據以
爲磴民以失利來訴伯堅命毀磴決其水而注
之田許以溉田之餘月乃得堰水置磴仍以其
事聞於省部著爲定制縣居南北之衝歲爲親
王大官治供帳於縣西限以十月成至明年復
撤而新之吏得並緣侵漁其費不貲伯堅命築
公館以代供帳其弊遂絕在清苑四年民親戴
之如父母比去而猶思之

止徐水東決而要司農部之行視其利害
順逆了然在目勢自當止此善于處事者
○毀磴決水而又聽餘月之堰水置磴卽
闢左閘右兩利俱存不謂胡人有此左畫
員而右畫方之手

黃功廓

黃功廓，洪武間爲掾吏，有幹才，先是本邑東津浮橋，置船十四，亘板其上，冶鐵貫爲巨纜，典守不專，累爲颶風所壞，積久不能繕治，民病涉焉。功廓上疏，乞增船二隻，僉民七十二戶守之。又以蘇州太湖草竊禦人，備陳禁捕之方，朝廷咸允其議，授襄陽通判。蒞政逾年，興廢舉墜，政聲甚著。後劾奏本郡知府貪墨，改廣東按察司經歷。

掾吏有幹才，此其常也。劾奏本部之郡守，何以有此膽力。

雍泰

雍泰出知吳縣，吳濱湖，湖漲淪田數百頃。先尹咸欲防湖，輒沮於富室。雍至作堤，富室猶譏於太守。雍立答之一百，期月而堤成，雨暘蓄泄，吳到於今賴之，稱曰雍公堤。

此堤與公名並垂，守令安可不爲地方利澤計。

鄧襄敏

鄧襄敏初知淳安縣，訪民疾苦，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無知者。兵部尚書張公鵬薦知梧州府，會憂去。貴州新設程番府，府在萬山中，夷獠雜聚，難治。以公知程番，公悉心規畫，凡城廓街衢、廟宇、廨舍，以次興建。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化。墾田不逾界，入市不二價。四境宴然，蔚如中州。人情視黔爲鬼方，襄敏視郡如家計。此先

輩識度，所以迥不可及。

翟溥福

翟溥福永樂中，知青陽縣。青陽地僻，民稀，因其土俗，爲政一以撫綏爲本。民甚戴之。歷陞南康府知府，至則訪民疾苦，一切刑罰皆爲停省。先是郡值歲歉，民有擅取富家穀粟，及收漂流官木者百餘人，前守皆以盜論，悉寘重典。溥福盡杖而遣之，闔郡感服。封壤瀕湖，舟楫苦風濤，無栖泊所，遂捐俸築石堤，延袤百餘丈，舟人稱便。

後共立廟祀于堤上。

歲饑擅奪亂是用長持法當嚴前守未爲
無見。

胡壽昌

胡壽昌改知彭州益務修惠政利民灌縣故有
都江堰秦李冰所鑿渠引江水溉成都諸郡
兵興堰壞諸郡田蕪廢前之繼修堰者必伐石
銅鐵費動以萬億計至是堰壞衆難之無敢
言修堰壽昌至曰土木可以固豈必鐵石哉即

爲白於府轉白省省難之壽昌再三言言益劉
切省乃聞於朝從之命下省卽以委壽昌昌曰
得二千人足矣悉疏決淤塞度所用伐竹爲籠
實以沙土又代木貫籠並緣室堰岸江水乃以
復溉成都諸郡田民大利之昌書其法于牘以
貽後人又修彭州壩口諸堰盡溉彭之田初堰
廢井泉隨竭民率苦出負汲十數里堰復民乃
復便井飲時彭兵禍解未久野暴白骨彌望悉
命收瘞之是夕夢人羅列拜堂下者不可勝算

三年陞延平知府其惠愛一如彭州

壽昌是矯矯清刻人乃所至惠政若此其溥

余肅敏公

余肅敏公子俊守西安府西安公務叢委訟牒紛紜三邊之事咸萃於一郡且使車往來無虛日肅敏應之如夙辦西安民苦城中水鹹飲輒病公爲開新渠引山泉行地中匝徧城市人人得汲至今便利號余公渠涇陽山高水下漑田病迅不得畜俊出府金責清强吏鑿山開水道轉灌田千頃

此余肅敏公興革之槩也迨撫延綏建城置衛修屯田之利榆林遂屹然爲重鎮其言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凡有豎建卽近且小亦必爲百年之計旨哉斯言

楊崇

楊崇授廣西桂林府同知清戎至揚朔顧縣治瞰江垣墻卑甚遂使人輦江中石大者高其垣

小者積垣下，石取而江深，未幾蠻寇至，莫能渡。間有以筏薄垣者，兵民以所積石擊之，扶傷而去。王師征大藤峽，都御史韓雍委造戰船百艘，應期而辦。陞知柳州府，丁艱，改知永州。時征貴苗賊當道，派運糧餉，以永儕于長衡大府之數，崇力陳得減四萬之卒，先是徭役不均，崇行三等九則法，人皆稱平。永俗男女多以貧故，婚姻失時，榜令從宜嫁娶，不越月，婚配者九千有奇。一取石而增城禦寇在焉，所以凡事貴豫也。

劉辰

劉辰慷慨負氣節，善談論，喜功名。天兵下婺城，辰首上謁，署爲典籤，奉使方谷珍，令左右飾二美姬以進，辰峻却之。後擢知鎮江府，興廢舉墜，勤於其政。郡有濱江田八十餘頃，歲久淪沒，仍責賦於民，爲請於朝除之。京口閘廢，舟楫不通，漕運者轉新河江陰二港以出，江多阻風濤，乃自京口至呂城百二十里，濬淤塞，修閘壩，順水

勢之出入、公私便之、漕河源淺、易涸、恒仰練湖、以益水、湖有三斗門、久廢、亦修築之、於是漕舟既通、而湖下之田亦稔、

劉伯靜當國家造基之際、首爲一郡、畫千百年長便、民到於今受其賜、此公有焉、

章忱

章忱授臨城知縣、政以愛養、休息、化導、勸勵爲務、歲壬辰大饑、民多流竄、忱爲招徠、撫綏、給其種食、免其征徭、民是以接踵來歸、久之、旁邑流

民、願就編籍者、亦數十戶、畝券稅牒、有久不別白者、悉爲條格、以清其欺、隱漁、并之弊、城北泥河出源泉、流甚溥、民據罔利、會夏旱、忱率衆築堤、引水灌苗、又教民桔槔、以濟高阜、邑自是有水利、鄉鄙舊無醫藥、輒事禱禳、坐以待斃、因癘疫大作、爲檢方書、修藥餌、施之、且諭以醫禱、緩急、所全活者、不可勝計、

民富而教、使地無遺利、尤爲化導之首務、

張需

張需同知鄭州，渠有淤者，廢水田數十年。守相繼者莫能疏，需甫至，守言及此，憚于動衆，需往相之曰：「若得人若干，三日可畢，守怪以爲妄，需乃聚人得其數，各帶器物，分量尺數，爭効其力，三日遂畢，守大驚，以爲有神助。」

天下事，畫地而定功，則人無惰念。

周滿

周滿擢雲南府知府，滇海地獨下，洩水之口隘甚，沙泥易淤，衝躍四漫，濱海腴田，歲收不上數

千鍾，公私俱病。甫入境，民遮道自言其苦，遂之白藩司，承檄往視，循阡陌遍觀，果如民訴，喟然曰：「是可畏上，嗔而貽民嗷嗷乎！今惟省役費，以府佐督之，事亦易舉，乃條濬海口之利，與不濬之害，畫圖述策以上，尋檄同知濬治如議，于是積淤漸去，海田歲大有獲，公私供需，咸資爲長利。」

濬淤自成腴田，沃土應用此法。

陳鋼

陳鋼授黔陽知縣。鋼性豈弟，治事通大體，居一年，庭無煩訟，乃置社學，修孔子廟，楚俗居喪，擊鼓夷歌，鋼以禮教禁止之，民知向化。沅湘二江合流，縣城下，數決壞民居，鋼作小舟數十舫，募民採石甃堤，自南門抵西門，亘千丈，水乃不溢。縣南山間，有三里厓，路狹甚，石堅不可鑿，辰沅諸路軍往戍靖州，夜每墮崖下死，鋼督郵兵，積薪烈之，淬以醪醢，拓廣其路丈許，外繚以索，行者不害。時將圖新縣治，艱于木材，忽大水漂木數百至，乃得底績。凡興作，民皆子來，成以不日。鋼病，民憂惶禱神，雖老羸者亦拜稽，竟日曰：願以餘年報鋼。一日嘗行道過他縣境，道傍小兒黏雀爲嬉，問知鋼名，兒相顧曰：公必惡我輩，戕物命，悉縱雀去。官滿當代，民駕小舟送於江者數百里，爭獻蔬果，鋼各取少許還之，四境無不扳泣。

所至利民，可稱能吏，而稚子黏雀之縱，幾於中牟，末世未嘗無循良也。

湯紹恩

湯紹恩以部郎遷知紹興爲人寬厚長者其政務持大體不事苛細與人不欺人亦不忍欺樸儉性成內服疏布公袍冬夏各一襲敝故不堪始終清白然亦未嘗以廉自炫郡瀕海每苦旱潦舊有斗門閘猶不足爲儲洩之要紹恩廣諮父老諦察地形乃于三江建大閘二十八洞啓閉以時雖旱潦不爲病越人至今賴之當其始建時役重費繁諱言不便者十九謗讟朋興紹

恩堅執不動已而閘初起輒爲海潮所衝突役夫皆哭紹恩曰毋恐如是當益固耳乃禱於海若潮不至者累日工遂就蓋誠格於神如此

三邑之民依山濱海以閘爲司命吾鄉百餘年來無水旱之憂誰賜之哉湯公之德當與神禹不朽矣

胡堯元

胡堯元以戶部郎言事謫高郵州同知州運河故邗溝也水自諸湖入河承下流兼三十六湖

之委。歲春秋。河水溢爲害。夏冬水涸不可田。民苦之。乃請做古人溝洫之法。方一里爲溝。深一丈六尺。廣二丈。至興化而止。河東故有涵洞石閘。如法修之。以時啓閉。旱潦不能災。民甚賴焉。溝洫之法。用于西北。東南水國。修堤建堰。自可以備旱潦。

樊繼

樊繼起家太學。正統改元。楊文貞公薦知興國州。下車首揭禮制。以諭民革俗。擇其從違而勸

懲之。未三年。民化翕然。菴觀寺院。私剋者悉毀去。驅其男女歸俗。州治環水。春夏爲民病。率民築堤以障之。傍植蒲柳。中構橋亭。以便憩息。民因名其堤曰樊公堤。立碑志焉。州有虎患。禱於神。數日。兩虎自鬪死。其大端廉介公平。始終一致。居七年。引老致仕去。民耆幼男婦送者擁於道。

如此良吏。正不妨薦辟。使國家得超格用人。

李元陽

李元陽補江陰，會隣縣靖江海寇，劫庫官吏遇害，賊猶未散。元陽整旅教演水操，賊乃遁去。其地通海當要害，乃建城樓，嚴兵衛，增所未備。民賴以安，有被盜者，尉以囚來，囚亦自謂盜矣。元陽曰：釋之，衆皆莫悟。後得真盜，果如陽所慮。合邑以爲神明，又有縊其妻，而以自殺告者，陽詰之立服。巡撫顧公徵逋，負甚嚴，各縣死者動以百計。按部至常州，民莫不疾首。陽曰：逋多不可

卒辦，且以完報。巡撫素信之，得免刑者二百餘人，自是一邑心感，不用刑督，爭以輸納。後入拜御史，會荊州知府爲闖宦格殺，朝廷以荊州要地不可闕守，以元陽知荊州。陽久知荆襄之間，四百餘里，無井無泉，暑月徒役擔負，每以渴死。至則捐俸穿數十井，又作石池以飲馬。荆地濱于大江，古隄旣圯，七州縣皆爲藪澤。巡撫顧公璘發庫銀八萬責之，司水利者了無成績。陽毅然爲之，甫期而堤成，蓋前此所未有也。顧公歎

曰大禹之後一人而已荆人名其堤與井皆曰李公先是江之南許有數村約萬餘戶陽謂村當徙於江中沙洲不爾當爲魚鱉人皆以爲迂未幾村爲水蕩獨洲無恙章聖梓宮歸承天闌寺乘勢肆暴所至府守皆被縛一日候祭白祇驛寺人下鐵彈如雨撫按而下皆奔避陽獨不移寺人皆吐舌曰自出京至此僅見此人亦嚴亦明亦慈亦敏僅見此人便是定評

龐嵩

龐嵩授應天府通判晉治中先後凡八年大京兆缺屢攝府事初至旱魃爲災嵩督賑委悉霑洽公粟旣竭貸之鄉先生富民誠意懇惻人多應者所全活六萬七千有奇已而蠲其積逋於以勞來拊循之所繇以復業者十萬六千有奇時江寧葛仙永豐二鄉數有水患居民餘七戶而已歲課不能辦嵩爲築堤闢萊得田三千六百畝立惠民庄四召貧民佃之流移盡還而全邑訖無虛糧之苦百姓至今賴之

若以此入五事冊，治行自當第一矣。

胡濬

胡濬知杭州府，杭爲浙之劇郡，人多難之。濬至郡，于一切政務審其緩急，察其重輕，事期有濟，不半載，事輯民安。嘗以巡行屬邑，時值久旱，行次新城，見其田疇乏水，灌溉者彌望。濬乃登山盤桓周視，得其五里外有水可引，特限於陸地不能致。濬曰：地必有主者，特召其主，諭以引水之由，民咸歡然。濬卽召民興工開渠，渠通而田

溉禾稼以蘇，歲大稔，民感其惠，名其渠曰胡公渠。及次富陽，其田乏水，亦猶新城，仍相其地，上可引山泉，下可引江水，亦召民致牘一所，而時其蓄洩，旱澇有以儲洩，一方稱便，民亦名其牘曰胡公牘。

守令誠欲澤及一方，未有泛泛簿書之間，而能創久遠之計者，所以巡行屬邑，躬視畝畝，此意斷不可省。

天津卷之十五

牧津卷之十六目

政才上

西門豹

二見

黃霸

陳遵

顏斐

劉馥

劉靖

徐邈

虞驥

陸續

顧覲之

沈憲

沈瑀

李幼廉

郎基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天津卷之十五

牧津卷之十六目

政才上

西門豹

二見

黃霸

陳遵

顏斐

劉馥

劉靖

徐邈

虞驥

陸續

顧覲之

沈憲

沈瑀

李幼廉

郎基

樊叔畧

魏德源

宋世良

蘇瓊

裴琰之

崔涓

張仁愿

高駢

韓滉

楊機

張全義

梁彥光

盧莊道

魏奉古

王濟

趙昌言

凌策

李肅之

馬正惠公

牧津卷之十六

政才上

明山陰祁承燦輯

西門豹

西門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王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爲霸王者也，臣故蓄積於民，君以爲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

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入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管樂一流人，豈直一守令才乎？一再鼓而軍興，可立辦，非平日法令之嚴肅，不能再變而商鞅之徙木立信，皆西門氏之濫觴也。

黃霸

黃霸少學律令，喜爲吏。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坐同產有罪劾免。後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馮翊以霸入財爲官，不署右職，使領郡錢穀計簿書，正以廉稱。察補河東均輸長，復察廉爲河東太守丞，霸爲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爲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

兼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繇是俗吏尚嚴酷，以爲能，而霸獨用寬和爲名。會宣帝卽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霸爲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太守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館

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苦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傍，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傍，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

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釐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爲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

次公是勤敏精察之才非幹局博大者比所以一爲宰相便功名損於治郡

陳遵

陳遵爲河南太守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几口占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疎各有意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問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座云

爲仕最苦尺牘所累借得此君一副捷手乃大快人

顏斐

顏斐黃初初爲黃門侍郎後爲京兆太守始京

兆從馬超破後，民人多不專於農植，又歷四二千石，取解目前，亦不爲民作久遠計。斐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民以閑月取車材，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猪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爲煩，一二年間，家家有丁車大牛，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役鉏治，又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爲冬寒冰炙筆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

吏。京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旣穢，寒田疇又荒蕪，人民饑凍。而京兆皆整頓開明，豐富常爲雍州十郡最。斐又清已，仰奉而已。至青龍中，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吏士多侮侵縣民。斐以白宣王，宣王乃發怒，召軍市侯，便於斐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斐共坐，以爲斐宜謝，乃私推築。斐不肯謝，良久乃曰：「斐意觀明公受陝之任，乃欲一齊衆庶，必非有所左右也。而典農竊見推築，欲令斐謝，是更爲不得明

公意也。宣王遂嚴持吏士，自是之後，軍營郡縣各得其分。後數載，遷爲平原太守，吏民啼泣遮道，車不得前行，步涉稽留十餘日，乃出界東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安得海內見此景象乎？謂斐爲才吏可，謂斐爲循吏亦可。

劉馥

劉馥爲揚州刺史，先是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衆數萬，在江淮間，郡縣殘破。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

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爲揚州刺史。馥旣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山海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茄陂七門，吳塘諸堰以救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爲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孫權率十萬衆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苦蕒覆之，夜然脂照城。

外視賊所作而爲備，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追思之，以爲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及陂塘之利，至今爲用。

當官才局，展於無事之時，易施於有事之際，難，以無事之備，而爲有事之用者，則尤難。非實心從國家起念者，不能料理周密。若此。

劉靖

劉靖卽揚州刺史馥之子，遷廬江太守，詔曰：卿

父昔爲彼州，今卿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轉在河南，遷尚書，賜爵關內侯，出爲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書與靖曰：人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苦備之用，無雨溼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發廩賑之實，加之以明適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爲政類如

此初雖如碎密，終於百姓便之，有馥遺風。
果如應璩所稱，便是治辦高手。

徐邈

徐邈爲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尉，至值諸葛亮至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參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斂民間私蓄，藏之府庫，然後率以仁義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致也。

徐邈作中聖人語，酒而狂也。蒞職乃勤密，若此，真所謂此君一日醉，勝世人三十日醒矣。

虞駿

虞駿，潭之兄子，雖機幹不及於潭，然而素行過之，與譙國桓彝俱爲吏部郎，情好甚篤，彝遣溫

拜驥驥使子谷拜葬歷吳興太守金紫光祿大夫王導嘗謂驥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官未達而喪時人惜之子谷位至吳國內史

公才公望合爲一人其守吳興必有卓績
陸績

陸績仕郡戶曹吏歲荒太守尹興使績於都亭賦民餽粥績悉簡閱其民訊以名姓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績口說六百餘人分別姓字無有差

謬興異之

不但見其強記過人卽留心民瘼亦不可及

顧覲之

顧覲之除山陰令山陰劇邑民戶三萬前令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覲之御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庭閑寂宋世稱山陰務簡而理諸郡莫及

理劇而不爲劇擾自是真才

沈憲

沈憲少有幹局，爲駕部郎，補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彥回歎美，以爲方圓可施。武陵王曄爲會稽，以憲爲左軍司馬。齊高帝以山陰戶衆，欲分爲兩縣，武帝啓曰：「縣豈不可御，但用不得人耳。」乃以憲帶山陰令。政警，在請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散騎常侍

余嘗謂作劇縣

而右畫方猶

不能盡快人意，須一貞齊出一手，乃能遊

刃而解

沈瑀

沈瑀，父昶，事宋建平王景素。景素謀反，昶先去之。及敗，坐繫獄。瑀詣臺陳請，得免罪。由是知名。司徒竟陵王子良引爲府行參軍，領揚州部傳從事。時建康令沈徽孚恃勢傲瑀，瑀以法繩之。衆憚其強，子良薨，瑀復事始安王遙光。令瑀專知州獄事。湖熟縣方山埭高峻，冬月公私行俱以爲艱。明帝使瑀行修之，瑀乃開四洪，斷行客。

就作三日便辦揚州書佐私行詐稱州吏不肯就作瑀鞭之四十佐歸訴遙光遙光曰沈瑀必不枉鞭汝覆之果有詐明帝復使瑀築赤山塘減材官所量數十萬帝益善之爲建德令教人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子丁半之人咸懽悅頃之成林入梁爲尚書駕部郎兼右丞以母憂去職起爲餘姚令縣大姓虞氏千餘家請謁如市前後令長莫能絕自瑀至非訟訴無所通縣南又有豪族百家子弟經黃、遮相鹿廕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爲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權右屏跡

伯瑜是氣節人其治辦之才所至立就總之出以實心

李幼廉

李幼廉聰敏寡欲爲瀛州長史凡百事務應機立成神武深加慰勉責諸人曰碎卿等諸人作得李長史一脚指否

應機立成乃出於寡欲之人所謂不見可

欲使心不亂，是集事之法。

郎基

郎基，中山人，沉涉墳典，尤長吏事。起家奉朝，累遷海西鎮將。梁吳明徹率衆攻圍海西，基悉力固守，軍糧且罄，戎仗亦盡，乃削木爲箭，剪紙爲羽，圍解還朝。僕射楊誥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畧，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過此？」後帶潁川郡，獄訟清息，官民慶悅。基性清慎，無所營求，曾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

沉重於此事，唯頗令寫書。潘子義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異過基。荅書曰：「觀過斯知仁矣。」

郎基素以廉稱，然當禦變應卒之時，咄嗟而辦，一皆師心所獨創，其才藝直是過人。余故特列此君於才吏，以見清者定自不拙。

樊叔畧

樊叔畧從武帝平齊，以功拜汴州刺史，號爲明。